

商鞅

姚远 著

SHANGHAI DRAMATIC ARTS CENTRE
CLASSIC SCRIPTS

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经典剧作集1

大型历史话剧

商鞅

姚远 著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商鞅/姚远著. —北京: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 2015. 5

ISBN 978-7-300-21094-0

I. ①商… II. ①姚… III. ①剧本-中国-当代 IV. ①I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73562 号

商鞅

姚远 著

Shangyang

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

邮政编码 100080

电 话 010-62511242 (总编室)

010-62511770 (质管部)

010-82501766 (邮购部)

010-62514148 (门市部)

010-62515195 (发行公司)

010-62515275 (盗版举报)

网 址 <http://www.crup.com.cn>

<http://www.ttrnet.com>(人大教研网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易丰印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规 格 140 mm×208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张 2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 45 000 定 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编委会

- 总顾问 杨绍林
学术顾问 吕凉
主任 喻荣军
副主任 田水 张惠庆
策划 谢晶莹
编辑 徐娅群
资料支持 田菁菁

作者介绍

姚远：国家一级编剧。1981年获得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，师从陈白尘。现任南京军区政治部专业剧作家。

创作作品：话剧《大树下》、《下里巴人》、《李大钊》、《马蹄声碎》、《伐子都》、《窗口的星》；音乐剧《迷人的港湾》、《青春涅槃》；电影《大转折》等。作品多次在全军、全国获奖，其中《商鞅》获华东田汉戏剧奖，《李大钊》获曹禺戏剧文学奖。

时 间：战国中期。

人 物：商 鞅：卫公子之庶子，乳名亥儿，又名卫鞅，封君后号商君。

赵 良：秦博士。

景 监：秦国侍臣。

姬 娘：商鞅之母。

公叔痤：魏将军，后为相国。

韩 女：公叔痤之家妾，后为秦孝公庶夫人。

公孙贾：秦太师。

甘 龙：秦老臣，五大夫。

太子驷：秦太子，后为惠文君。

秦孝公：秦国君。

祝 欢：秦太祝。

公子虔：秦太傅。

孟兰皋：赵良弟子，后为商鞅弟子。

尸 佼：商鞅舍人，后为秦执法官。

魏惠王：魏国君。

公子昂：魏惠王之子。

另有少年商鞅、士卒、老臣、武士等。

【幕启：苍穹之下，高高地悬挂着一个硕大的商鞅的面具。面具下面，是成方阵的秦兵马俑。低沉的钟声在广漠上空回荡。排列在台前的五匹大马，象征着商鞅死后被分尸的惨烈结局。

【灯渐明。商鞅身着白色的长袍巍然出现于舞台中央。

【祝欢魂上。

祝欢：（取出简册）商鞅，辛卯年五月七日亥时生人，五月之子，精炽热烈，父母不堪，将受其患。命当族灭满门，五马分尸……

商鞅：这便如何？

祝欢：……绝后代，断宗嗣，乃天下第一孤寡之人！

商鞅：这又如何？

祝欢：难道你还不服天命？

商鞅：天命？魂魄既已甩脱了躯壳，天命更是无稽之谈！商君虽死，然商鞅之法千年不败；商君虽死，可一百一十七年之后，秦王朝一统天下！

祝欢：即便如此，那也是天意。

商鞅：哈哈……天意！从我落地的那一天起，上天就要我死，可我活了！我违拗了天意，活了整整五十二年！

【灯暗。

【另演区。特写光照射着一个襁褓。

【风声，是大雪在朔风中哀号。

【水声，是河水在呜咽。

【哭声，是婴儿对冷酷的人间发出的悲鸣。

【男人暴怒的声音：“勒死他！勒死他！让我勒死他！”

【女人声：“公子，你万万不能，他是公子的亲骨肉啊！”

【男人声：“难道你没听到巫说什么？留着他让我遭灭门之祸？你说，你是否与人私通产下这孽种？你说！”

【女人怨泣声：“公子，这确实是你的嫡亲骨血。”

【男人声：“我堂堂卫氏公族之后，岂能有此孽种！来人！将这母子二人抛入大河！”

【沉重的关门声。

【狂风怒号，河水咆哮。

【灯灭。

【时轮转动。另演区光起。

【姬娘与少年商鞅双双跪坐着。旁边放着马鞅。

姬 娘：天要你死，可我要你活！

少年商鞅：那我母亲呢？（泪水盈盈）我可怜的母亲，难道她竟被活活地抛进了滔滔大河？

姬 娘：不！她没有死。

少年商鞅：什么？她没有死？

姬 娘：是的！她走了，她抛下了亲生的儿子自顾自走了。

少年商鞅：（悲切地）姬娘，为什么你偏把这些告诉我？（跪跪在姬娘面前）

姬 娘：这就是你父亲要在襁褓中把你杀死的马鞅。（凝视着，喃喃地）我不甘心让你像我一样一辈子被人当畜牲，一个脸上刻了字的罪奴！我要你长大后，不像姬娘一样为牛为马，哪怕占山为寇，入湖为盗……也要去做一个自由之人！

少年商鞅：要我为强盗？不！

姬 娘：难道你还想成人上之人？难道你能翻天覆地、倒转乾坤？

少年商鞅：为什么不？为什么不！

【灯灭。

【另演区灯亮。

【河水滔滔，牛铃叮当。

【景监、公叔痤暗上。

【少年商鞅立于河畔，面对牛群若有所思。突然，他奔向牛首，举鞭抽打。

少年商鞅：畜牲！畜牲！畜牲！祖祖辈辈，你们就甘愿当畜牲！你们吃的是草，挤的是奶，出的是苦力——你们除了哀号就不会反抗。如今，这浑噩的苍天还要我跟你们一样，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（对着苍天）我恨你，恨你！恨你！

景 监：牧童，站住！

【少年商鞅止步。

景 监：你是谁？

少年商鞅：我是谁？问得好。我正要问这苍天，我是谁？

景 监：你的父亲呢？

【少年商鞅不语。

景 监：母亲呢？

少年商鞅：只有再生之义母。

景 监：（抚爱地）那你叫什么名字？

少年商鞅：父亲没有赐给我姓名。因为我生在亥时，姬娘叫我亥儿。可我的名字应该叫卫鞅。

景 监：为什么？

少年商鞅：这是父亲赐给我的马鞅，他就是想用这把我置于死地。取名卫鞅，是我对他的纪念。

景 监：你说的姬娘就是你的养母？能不能让我见见？

公叔痤：景监大人，你这是……

景监：将军，这次奉秦国君之命出使魏国，是为收复本国故土。没想到魏国寸土不让，景某只能空手而归。假如将军大人能将此少年赠与在下，也算我不虚此行。

公叔痤：秦国在穆公之时，便有相马的伯乐。你以为这区区的一小奴也算得千里马吗？

景监：人有无作为不在其身而在其志。这孩子生性刚烈，天赋过人，少年奇志，难得。我虽为秦宫的侍人，却是国君之左右。假如我能把他带回宫中，陪公子一起读诗书、习兵法，他必定比公子更具奋进之心。秦国缺的正是这样的少年。

公叔痤：说得好！牧童，此乃天降甘露与你，走！（牵起少年商鞅的手）

【姬娘上。

姬娘：罪妾无意冲撞二位大人，该当万死。（施礼）

公叔痤：抬起头来。

姬娘：罪妾不敢。

公叔痤：恕你无罪！

【姬娘抬头。

公叔痤：（抬起姬娘下巴，看她面颊上所黥之字）你是逃奴？

【姬娘不语。

少年商鞅：（捍卫地）她是我母亲！

景监：不要害怕。来人！将我所带羊皮赐一张给这女奴。

公叔痤：慢！来人！赐她羊皮五张！

景监：魏公叔，你这是……

公叔痤：既然他是魏国人，那还是由我魏公叔收下才是。

景 监：大人知道景某膝下荒凉，假如能将他赠与在下，我愿收他为子。

公 叔 痤：（咄咄逼人）我也正有这个打算。

景 监：这……既然将军器重，景监愿割爱。

姬 娘：（喜出望外）亥儿，还不赶快拜谢将军大人！

少年商鞅：不！姬娘！

姬 娘：亥儿！你要是跟着我，终身为牛马；你要是跟着将军，从此就是人上之人。（对公叔痤）将军大人，你若能收下这孩子，姬娘虽死也心甘情愿。

公 叔 痤：既然如此，（抽剑）赐你速死。（递剑）

姬 娘：……不！大人，罪妾不在今日死。

公 叔 痤：（怒）小小罪奴，竟敢不死！

少年商鞅：姬娘若死，世上便无卫鞅！

公 叔 痤：那又如何？

景 监：魏将军，在下素闻将军仁爱贤达，请赦罪奴免死。

公 叔 痤：不斩断情累，怎能使这童子心归于我？

姬 娘：苍天在上，姬娘立誓今生再不与卫鞅相见。

公 叔 痤：我怎能信你？

姬 娘：罪妾剜去双目。（猛然用指尖剜去双目，满面鲜血淋漓）

少年商鞅：（惊呼）姬娘！

【灯暗。

【灯复起。

【公叔痤府第。

【商鞅正在火堆旁阅读简书。

商 鞅：说什么仁义善恶，纯属无稽之谈！（扔下手中竹简）统天下，成王业，必须要九分刑罚，一分赏赐。如果把刑罚用在将犯未犯之时，国家就不会产生罪

恶。有罪，就必须用重刑；有了重制，才能使人畏而却步。大奸不生，小奸不漏，国家就可大治。一个君王，太重仁义，天下必多暴行！

【韩女端药汤上。

韩女：（诵）“蒹葭苍苍——”
 商鞅：（诵）“白露为霜——”
 韩女：（诵）“所谓伊人——”
 商鞅：（诵）“在水一方——”
 韩女：（诵）“溯洄从之——”
 商鞅：（诵）“道阻且长——”
 韩女：（诵）“溯游从之——”
 商鞅：（诵）“宛在水中央……”

【两人会心地笑了。

商鞅：（打开药罐）相国怎么样了？
 韩女：只怕不久于人世了。
 商鞅：少梁之战，魏国竟然落到这种地步：太子申被秦国俘虏，相国大人身负重伤，往日的威风，已经不复存在了。
 韩女：一旦相国谢世而去，你我都是无家可归之人。
 商鞅：是啊，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？

【幕内声：“魏国君到！”

【车轮、马蹄声。韩女下。

【魏惠王、公子昂上。

魏惠王：魏公叔在哪里？
 商鞅：相国现在病卧在床，未能亲迎，请恕罪。

【魏惠王急下。

公 子 昂：卫鞅，今天有快马来报，太子让秦国给宰了。

商 鞅：那你高兴什么？

公 子 昂：咦！太子一死，那就要重立太子啊！有朝一日，我成了大王，你不就是相国吗？

商 鞅：昂公子，难道你和太子就没有一点手足之情吗？

公 子 昂：(哂笑) 啐！手足之情？不过是父王先日了他的娘，后日我的娘。如此而已！

商 鞅：(怔住) 如此而已？

公 子 昂：然也。国与国争强，家与家争势，人与人争利，万变不离其宗……当然，唯你我除外。(欲下)

【韩女欣喜地奔上。

韩 女：中庶子！

公 子 昂：啊，好一个绝色女子！

韩 女：韩女叩见昂公子。

公 子 昂：(绕韩女一周) 啊……哪年来的？

韩 女：前年。

公 子 昂：啊，如此艳丽的女子，理应进宫，怎么到了相国家中？

韩 女：巫公占卜，说我是红颜薄命之人。

公 子 昂：哦，因而把你赏给了相国？可惜！（欲走又回）我要父王将你收回宫中。(急下)

商 鞅：站住！

公 子 昂：(一愣) 你让我站住？

商 鞅：正是！

公 子 昂：你居然让我站住？

商 鞅：我为什么就不能让你站住？

公 子 昂：(看着商鞅倔强的眼神) 站住就站住。

商 鞅：你刚才说了……

公 子 昂：说什么？

商 鞅：国与国争强，家与家争势，人与人争利……

公 子 昂：正是本公子所言。

商 鞅：而唯你我除外？

公 子 昂：不错！

商 鞅：那我告诉你，不许你把韩女要进宫去。

公 子 昂：（大为惊讶）难道说她是你的红颜知己？哈哈，你居然也有红颜知己？好，好好，本公子把她让与你了！（下）

韩 女：中庶子，你的出头之日来了。

商 鞅：此话怎讲？

韩 女：相国大人正在向大王举荐你。

商 鞅：（喜出望外）他如何说？

韩 女：他说你是不可多得之才，还说你有相国之能。

商 鞅：那大王如何说？

韩 女：我没听见……（下）

【幕内声：“送大王——”

【魏惠王、公子昂上。

商 鞅：（急趋步上前）臣卫鞅拜送大王！

魏 惠 王：哦？你就是卫鞅？

商 鞅：不才正是！

魏 惠 王：公叔大人说你有相国之才……

商 鞅：……臣不敢。

魏 惠 王：（哂笑）看来魏公叔是病糊涂了！（拂袖而下）

公 子 昂：咦？父王，父王！

【商鞅跪立，羞愧难当。

公 子 昂：卫鞅，你快快收拾行装，逃命去吧！

商 鞅：为什么？

公 子 昂：魏公叔见大王没有用你之意，就劝大王杀了你，免得你去往他国，留下后患。

商 鞅：杀了我？……这竟然是相国大人所言？

公 子 昂：我还能骗你不成？（递上一袋钱）后会有期！（下）

【韩女上。

韩 女：中庶子，相国大人要见你。

【商鞅收拾书简。

【收光。

【另演区灯亮。

【公叔座斜卧病榻，韩女侍坐。

商 鞅：臣卫鞅谢大人举荐之恩。

公 叔 座：可是魏王……

商 鞅：臣知道了。

公 叔 座：……老夫对不起你。

商 鞅：相国何以言此？当年，若无大人在西河岸边之举，鞅尚无今日。知我者，相国也。

公 叔 座：（慰藉地）你能有此心，也不枉我抚育你多年。

商 鞅：原本卫鞅想有朝一日能承继相国大人事业，助大王，整朝纲，让魏国大展宏图，称霸中原，也算不辜负相国大人一十五年的养育之恩。但，自今日起，另当别论。

公 叔 座：（警惕地）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

商 鞅：爱我者，我爱。弃我者，我弃之。

公 叔 座：那我问你，你爱不爱我？

商 鞅：敬而不爱。

公 叔 座：为什么？

商 鞅：想当年，秦国景监想收我为义子。然而相国以五羊之皮夺人所爱，占我为私有，垄为家臣，令我母亲

剜去双目，割断亲子之情。十五年里，我陪公子日习李悝之法，夜温吴起之术。相国大人，你亲眼目睹我文章有成，才高志远，竟然暗生妒忌之心。征战之时，拘我于家中，以防我为国建功；议政之时，窃我计谋献媚于大王。你口中赞我才高志远，心中却畏嫉万分。若无私，何以大王至今不知我卫鞅姓名？十五年，公叔大人自将军跃居相国，你若不嫉我贤能，何以死到临头才向君王举荐？

公叔痤：（震惊）卫鞅，你忘恩负义！

商鞅：卫鞅未敢忘恩，是相国今日负义！

公叔痤：此话怎讲？

商鞅：举荐不成，你竟然让大王杀我！

公叔痤：……魏王不用你，你必然去他国反魏。身为魏国忠臣勋贵，怎能让他国强盛而使魏国衰败？

商鞅：所以我说，知我者，相国也。大人对大王如此忠孝，为什么对我却无半点仁义之心？

【公叔痤语塞。

商鞅：（捧起书简）十五年，你令我背诵多少仁义之册，可上天何时降仁于我？谁人施义于我？乱世之中，大儒之道安在？（将简册尽数投入火中）

公叔痤：卫鞅，我如何不想两全？可是君王看不起你，你让老夫怎么办？

商鞅：（逼视）那你说我该怎么办？

公叔痤：（虚弱地）韩女，把关符给他。

商鞅：这又如何？

公叔痤：公叔痤不再误你，速速逃生去吧！

商鞅：（轻蔑地）我去逃生？我用得着逃生吗？

公叔痤：那你愿意在这儿等死？

商 鞅：大王既然不信你的话来用我，又怎么会信你的话来杀我呢？在他的眼中，我怎么值得一杀？

公 叔 痤：看来……你不打算走了？

商 鞅：非也。

公 叔 痤：你早晚要走，何不快走？

商 鞅：早走，是我卫鞅惧怕而逃。晚走，是我卫鞅笑魏王无能而去。大人，你说呢？

公 叔 痤：你居然敢如此轻君，焉能不死！

商 鞅：我岂能死？公叔大人于我有恩，相国大人对我无义，二者无论择其一，我都要在此为你送终！

【公叔痤昏倒。

【灯灭。

【追光下，商鞅走出原演出区。

商 鞅：公叔痤死了。魏王，你来杀我呀！你没来，你把我丢到了脑后。（从地下掬起一捧草灰）我就像这被人弃倒在大路上的火灰，听凭人践踏。可是上天，我告诉你，我不相信卫鞅会这样无声无息地苟活于人世。我不相信！你们看，那西天苍穹之上流荡着一颗彗星，那就是我！（向往地）秦国！秦——国！我来了！

【追光下，出现手持诏书的景监。

景 监：国君诏曰：“自求贤令颁示天下，八方贤能纷纷响应。有客卿卫鞅前来说以强国之道，甚合吾意。定于今日早朝当庭论法，议定强秦大计。”

【景监隐去。

【灯亮。

【栎阳。秦宫。